

闲庭晚茶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自上映以来,口碑一路走高。据说办公室里可以分为两类人:看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人和没看过的。后来又改成:看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人和正要去看的人。作为第一拨进入影院的观众,我和许多人一样变身“自来水”,在很多场合向朋友推荐,好作品总忍不住想“安利全世界”。

因为身在闽南,跟潮汕相距不远,不仅方言接近,生活习惯也相似,老一辈人中也有不少下南洋成为番客、番客婢的,因此跟这部电影也更容易共情。

好朋友看完,哭着出来:电影里的叶淑柔活脱脱就是她外婆生活的写照,外婆一个人在村里靠番批寄“银”来,养大三个孩子。只是外公在那一头也有家庭,似乎生活也不好过,直到去世也没回来过。

听着电影里似曾相识的潮汕方言,我则想起了外婆家的老厝边——住着一位潮州阿婆。潮州阿婆是日本人攻打潮汕时,逃难到闽南的。如今已年近百岁,尽管在这边生活了七八十年,却是乡音无改。阿婆尽管老了,潮州娘家的事却记得清清楚楚,时不时就讲给小辈们听。她说她娘家有一个兄弟姊妹,大哥过番后银批全

无,不知所终,留下大嫂侍奉公公,老父亲在大嫂的精心照料下活到八十多岁才过世。四姐过番后在暹罗安了家却早逝,后来回来探望家人的是四姐夫的继室……

并非所有过番的人都有那么一段艰难曲折的打拼故事。据我母亲说,阿公早年也曾跟人一起下南洋,只是没多久就回来了,两手空空,家里人都耻于对外人说,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有这段经历。所以大家都说,他待了多久、经历了什么……他不说,也没人再问起,阿嬷一个人养大了六个孩子。在我母亲嫁过来不久,阿公就过世了。直到去世,他都是一个偏居村北的柴房,一日三餐,阿嬷让孩子们给他送饭,夫妻两个从不往来。这是有多大的怨气啊。如果他肯在南洋打拼,能有批银固定寄回来养家糊口,阿嬷会不会也像叶淑柔那样寄出一封封的相思:待你归来,再一同看正月的花灯……

身为“70后”,我所熟悉的华侨,是华侨新村里的印尼归侨。他们在村里有自己的语言,我们称之为“华侨话”。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就是印尼话。不知道在他们心

来到友人住的小院,推门而入,院角一盆紫绣球花映入眼帘,深浅紫层层叠叠,在朴素院落里开得温婉动人。

院墙由老旧青砖垒砌,经风雨洗礼,泛着古朴温润的色泽。墙根青苔点点,顺着砖缝蔓延,添了几分自然野趣。这盆绣球静守墙角,不占庭院正中,却凭雅致花



(CFP图)

姿,成了院中亮眼一景。绣球花又名八仙花,是常见花木,性情随和,花色随水土气候悄然变幻。它不娇贵、易存活,落地便能扎根,入夏便如期绽放,尽显山野草木的洒脱与坚韧。

俯身细看,饱满的花球由无数小花簇拥而成。每朵小花四片花瓣圆润柔薄,宛若素绸裁就,温润通透。花色自花心向外层层晕染,浓紫渐转为淡紫紫调,间或泛出浅浅青蓝,层次婉转,含蓄耐看。阳光穿过浓密枝叶,碎金般落在花团上,为花瓣蒙上一层柔光。叶间晨露玲珑滚动,水光相映,更衬得花姿柔美元动。

花叶浓绿鲜活,脉络舒展清晰,叶缘生着细密锯齿,触之柔韧结实,层层枝叶交错相依,稳稳托举着簇簇繁花。清风掠过,花影轻摇,叶声簌簌。它没有浓烈花香,只漾出一缕清淡草木气息,丝丝缕缕沁入心脾,悄然抚平心底的浮躁。

闲谈间得知,这株绣球取自亲友家。起

美玉赠妻

□杨兆宏

我意外得到一笔奖金,对妻子说要给她买个大金镯子。

结婚的时候家里穷,彩礼少得可怜,当然谈不上“三金”什么的,买个金镯,算是补偿。妻子挺高兴,我们陆续逛了几次金店,看中了几款手镯。可是一到结账的时候,看着售货员计算器上以万元为单位的售价,妻子便犹豫不决,最后不了了之。

虽然妻子总是在金店里“临门退缩”,但并不说明她内心的渴望消失了。每次看到妻子经过金店门口时下意识地朝店里张望的情景,我都暗暗自责,心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圆了妻子的梦想。

前几个月逛珠宝玉器直播间,被各大主播“洗脑”,觉得给妻子买几件玉器配饰也不错。屈原在《楚辞·离骚》中写道: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;佩缤纷其繁饰兮,芳菲菲其弥章。”人们认为玉象征高洁,女子佩戴可“避不祥、增福泽”。《黄帝内经》有言:玉性温润沉静,贴身佩戴可养心安神、平复烦躁、缓解焦虑、助眠养神。这些记载让我的这个念头有了切实

的依据。

根据我对妻子的了解,她大概率不会同意我给她买玉。在她的观念里,玉是高大的东西,不是俗物,价格昂贵。我告诉她普通和田玉首饰并不贵,而且很多女性都佩戴,显得高雅脱俗。几番下来,妻子虽然被我打动心动,但是嘴上依然说:“不要买,买了我也不戴。”

对于妻子的拒绝,我只当作耳边风,独自开始了寻玉之旅。我准备给妻子买一条锁骨项链、一只手镯或者一串手串,再买一枚鸽子蛋戒指,这些都是寻常佩戴之物,不需要追求很好的玉质,但必须是纯天然,不能有损健康。经过反复比较,我决定给妻子买一套和田玉。碧玉浓绿滋润,虽不张扬却显贵气,适配中年人的沉稳。绿色是大自然的颜色,属治愈色,可以缓解视觉疲劳,放松心情。

我在直播间里一个一个比较,最终选

周末,几位老茶友在家中闲坐,水沸茶香,不知怎的就聊起了从前剃头的事儿。话匣子一打开,那些本以为模糊的旧时光,竟像杯中的茶汤,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最早给我剃头的,是老家隔壁的陈师傅。他剃头只收些微酬劳,算是上门服务的手工钱。每个月末,他总提着洗得发白的布包准时出现。母亲早早烧好热水,在门口大摆摆好木凳。我们兄弟几个挨个儿坐好,等着那把老推子在头顶“咔嚓咔嚓”地游走。推子老了,常夹头发,一疼我就缩脖子。父亲的大手便会轻轻按住我额头:“后生家,忍一下就好。”

那时候最盼的,是剃完头之后的刮脸。陈师傅从布包里取出剃刀,在挂着的牛皮上“喇喇”反蹭几下。他左手轻轻捏住我的耳朵根,右手持刀贴着鬓角滑下——冰凉里带着体温,痒痒的,爽爽的。几刀过后,热毛巾一敷,整个人都清爽起来。空气里飘着茶箱和皂角的清香,那是童年最踏实的味道。

后来陈师傅年纪大了,手抖得厉害,接替他的是隔壁村的黄师傅。他年轻些,

工具也新——一把电动推子“嗡嗡”作响,再不会夹头发。他还是上门服务,地点换到了家门口那棵棕榈树下。花开时节,细碎的花瓣偶尔落在衣领里,香得很。黄师傅多了一门手艺:刮完脸,他还会给掏耳朵。那是我头一回知道,原来耳朵也能享受那样的伺候——他让我歪着头,用小绞刀轻轻探进去,细细地转动,整个世界忽然安静下来,只有细微的声响在耳道里回旋,伴着远处母亲在厨房里煎蛋的“滋滋”声。

到城里读高中,我才第一次走进“理发店”。同学介绍,在老百货商场旁有一家,店面很小,只有两把椅子,却让我开了眼。头一回坐在理发店的旋转椅上,我看着镜中的自己,忽然有些恍惚——仿佛昨日还在老家的大堤前,今日却已身在陌生的城市。墙上贴着港台明星海报,镜前摆满瓶瓶罐罐。理发师傅姓林,手法稳重。洗头的是个小姑娘,指甲修得整齐,那轻柔的触感,让我忽然想起母亲那双手摸老茧的手。

在这间飘着洗发香味儿的小店里,我头一回见识了“发胶”“摩丝”,还有亮晶晶的“啫喱水”。林师傅会用吹风机配合滚梳,吹出高高的“飞机头”,这手艺在之前两位师傅那儿是不可想象的——他们只

当“情书”不止于爱情

□王常婷

里,普通话、闽南话、印尼话,哪个才是乡音呢?农场传达室里的大部分信件都是他们的,其中多数是四周围有红白蓝相间斜形花条和飞机标志的航空信封,让我们特别羡慕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就跟着这些航空信出国了,到了外面的他们也时不时就寄信回来。母亲的抽屉里,至今还珍藏着她的学生兰卡寄来的信和明信片。兰卡家有许多兄弟姐妹,他们的名字都取自南洋各地的名字,兰卡名字就是取自斯里兰卡,大姐印度是个大美女,两个妹妹叫印尼和文莱……他们不仅会讲印尼话,英语也特别好,农场中学没有英语老师,就请兰卡他们来代课,听说教得很好。我的英语老师叫阿珠,她爸是早年的归国华侨,也是英语老师,教过我大哥英语,算是女承父业。她家有太多亲戚在海外,阿珠老师有许多漂亮衣服,感觉穿也穿不完,布料款式都是我们在国内看不到的。

上她的英语课,她那薄薄飘逸的乔其

纱,常常在教室里晃来晃去,我们因此都听不好课,以至于有理由推断:我们的英语成绩不好,就是因为阿珠老师的衣服太漂亮了!可是也有同学英语学得特别好,他们也说:因为阿珠老师太漂亮了,所以爱上了英语!阿珠老师后来辞职去了深圳,姐姐和弟弟去了香港;她表弟成了当地侨联的侨务工作者,于国于家,乐在其中。那时的我们跟片中的孙子阿伟一样,认为在外的华侨一个个都是大富翁,才有那么多的钱物可以寄回国内。

片尾曲里是凄苦的潮语:“无钱无米无奈何,背个包袱过暹罗;一溪目汁一船人,父母离仔个个在哭。是好是劫全凭命,唔知天时报寒暑。”一封封发黄的侨批跟着展开……

而此刻,我忽然间想起林觉民《与妻书》里的“意映卿卿如晤……”泪已浃衣。

院角紫绣球

□刘艺冰

初只是一株纤细小苗,被随手栽进旧陶盆,安置在院角,从未刻意养护。平日里不过浇水时顺势带润一润盆土,任由它沐日光、承雨露,顺着自然节律自在生长。前几年它只默默抽枝长叶,沉心积蓄力量,不与群芳争艳。待到今夏,蛰伏已久的花木终于繁花满盆,花色也从浅粉慢慢酿成浓润紫韵,静静装点着这片僻静角落。

它长年安于一隅,身旁唯有墙缝野草,周遭皆是寻常烟火。可这从绣球,不因地处偏僻而萎靡,也不因照料简约而疏懒,顺时而长,从容绽放。它褪去雕琢姿态,留存山野本真,耐得住清寂,守得住平淡,在方寸天地里,不急不躁,舒展独有的风姿。

闲坐院中竹椅,与友人闲话家常,案上沏一壶铁观音。沸水入壶,茶香袅袅,清醇茶韵伴着摇曳花影,时光也慢慢沉静下来。

抬眼望向院角紫花,看花簇在光影里轻晃,内心满是澄澈安然。原来世间至

美之景,从不在繁华闹市,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,藏在一花一叶默默盛放的温柔之中。

墙角绣球,不张扬、不媚俗,以一身紫妍静伴流年,将平凡角落晕染出浓浓诗意。花木如此,人生亦然。不必追慕外界浮华,不必渴求众人瞩目。纵使身处不起眼的角落,也当静心扎根,踏实生长,守住内心的平和,终会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,从容绽放,活出独有的芬芳。

起身辞别,回首再望,那一簇紫花依旧安然盛放,惹人眷恋。这一抹隅间紫意,裹着小镇烟火,载着草木温情,深深留在心底。正是这些藏在平凡角落的小小美好,为琐碎岁月添了清雅诗意,也让心多了一份安然与从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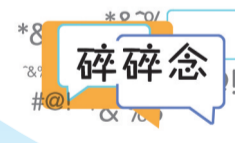
逍遥客

但是那抑制不住的神情暴露了她内心的喜悦和满足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妻子当然不例外,只不过节约的品性让她从来不流露半分。

“这么贵的东西,太浪费了,退掉!”妻子说。

退掉?那是不可能的。给老婆买东西哪有退掉的道理?妻子无奈,只得“勉强”佩戴。我趁热打铁,又给她买了一个鸽子蛋翡翠戒指,戴上亦颇为惊艳。

终于给妻子配齐了和田玉三件套,圆了妻子的梦想,也了了自己的心愿。



碎碎念

剃头

□陈建全

认准一种“平头”,推得短,露出青皮,说这样才精神。

后来城区改造,那家小店也不知是搬到哪了,还是歇业了。

大学时,宿舍楼下理发更快,十多分钟,四元钱。理发师多是年轻学徒,不再磨刀,改用一次性刀片。他们话不多,理完一个接一个。我再没享受过刮脸的服务,问起来,他们笑:“现在谁还刮脸啊。”

参加工作后,理发不再是求个清爽利落,倒成了经营形象的一部分。记得头一回走进那家有点名气的发型屋,理发师是个染着黄头发的小伙子,让我先洗头,又问我要不要“设计一下”。我还没回过神,他已经操起牙剪和电推剪,在头顶上下翻飞,时不时喷点水,又抓起一小撮头发竖着比划。未了,他往手心挤了点儿发胶,两手搓开,往我头上一通乱抓,镜子里的人顿时变了模样。他退后一步端详着,满意地点点头:“这样精神,显年轻。”

如今,我住在城里,用的剃须刀是电动的,充一次电能用上许久。它安静、高效,从不会划破皮肤。可有时站在镜子前,我还会想起陈师傅那把在牛皮上磨过的剃刀,想起黄师傅在棕榈树下哼着小调的样子。



(CFP图)

听说,陈师傅和黄师傅都已作古。那把老推子,怕是早就锈在老家某个抽屉的角落了。

这些旧时光里的剃头记忆,如今回味起来,像一泡陈年的铁观音,初品是岁月沉淀的醇厚,回味却是甘甜悠长。



360行



每天记录三件开心事,大脑会自动寻找快乐。



昔日大面间

□洪天平

在如今看来极为普通的面条,从前可是稀罕好物。

那时候乡下人的主食是稀饭地瓜汤,三餐对付,百吃不厌,厌也得吃。只有到了仲春、初秋麦收时节,才能吃到一点面食。晒干后的麦子,或是送到碾米厂碾成粉,或是用石磨磨成浆。带皮原料做成麦糊、麦饼,搭配稀饭隔餐吃,如此也算是改善伙食了。去皮磨出的白面,可蒸馒头、擀面条,是庄稼人餐桌上的“极品”。仓中有粮便心安,能吃饱便是福气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闽南人把白面制成的制品细分:细的叫“面干”,粗的叫“大面”。一干一湿,干的便于久存,湿的即制即食,都是寻常人家偶尔调剂伙食、招待亲友的上等吃食。

在我的记忆里,乡间零星散落着不少“大面间”,按村落片区分均匀分布。常言道:存在即合理。“大面间”的兴起有特定时代缘由,在乡土岁月里留下独有的印记。

“大面间”不挂招牌,也没有店号,乡里乡亲熟门熟路,即便暗夜,摸黑也能寻到。

通常,“大面间”里摆放一架绞面的面车,几个竹篾编就的用于和面的大圆盆,角落里还有若干个瓷缸,那是储存面粉的,剩下的就是一张铺板还有几条长凳。别谈简单,这已经是那个时候的乡间最现代化的产物了。农人终日与犁耙、黄牛为伴,别无奢物。

白天人们大多在地里劳作,“大面间”比较冷清,掌柜得空埋头于备货存货、核对往来、盘点账目。店虽小,账可不少,以麦易面、拿面加工、现兑赊欠,无所不有。小时候我到“大面间”,常见灰黄的墙上记有密密麻麻的账,有铅笔写的,有粉笔画的,还有用瓦片刻的。

到了夜晚,收工的社员评完工分即到这里,他们口衔纸烟,三三两两,说家长里短、市井趣闻。略通文墨的长者来段《三国》或《水浒》,言至正酣时,也学说书人来句“且听下回分解”,吊足煤油灯下一众听者的兴致。

那时“大面间”是一种向往和诱惑,能有一碗喷香的面条,那是上苍的恩赐。夜深了,一屋人最后一个话题依然是“煮点心”,吃完散伙。随便菜叶炖面条,菜多面少,有盐无油,最多只在锅底措一点,就不说肉了。有一次有一人说不饿,不入伙又不走,点心煮熟后大伙让他来点,他却却不客气铲了一大碗。这个故事是真实还是杜撰,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。我记忆里的“AA制”,最早应该追溯到“大面间”年代才对。

可以说,“大面间”是一代人的记忆。那时,流动的有剃头、补锅、纳鞋、粘雨伞,坐店的是油坊、糖铺、盐摊、大面间。不管是走街串户还是坐地待客,都在为生计奔波。

记忆犹深的是“大面间”里,当绞面机最后一道工序挤出面条时,恰似一挂金黄的垂帘,帘子缓缓摆动,徐徐折叠,那是生活的路子在延续,在前行。

回首望去,“大面间”的影子已经遥远,却无法抹去它在岁月里真实存在过的印记。



胡说

老爸酒足饭饱之后,坐在沙发上看报纸,看着看着,忽然“扑哧”一笑,说:“网上净胡说!”

儿子问:“说啥了?”
老爸答:“说喝刺的啤酒能浇花。”
儿子追问:“不对吗?”
老爸反问道:“酒还能刺?”

黑白通吃

小刘陪邻居大哥喝酒,大哥感慨:“这年头生意越来越难做,想当年,我可是黑白两道通吃!”

小刘一惊一乍:“这么厉害!大哥以前做什么生意的?”
一旁大嫂冷冷插话:“能有啥本事?不过就是打煤球、卖面粉罢了,瞎吹牛!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